



布宁文集

2

〔俄〕布宁 著

И. А.
БУНИН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А.БУНИН

布宁文集

2

中短篇小说

[俄] 布 宁 著

陈 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6,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宁文集.2/(俄罗斯)布宁著;陈馥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514-0

I.①布… II.①布…②陈… III.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俄罗斯-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991 号

目 次

中 篇 小 说

乡村	(3)
旱谷庄园	(151)
米佳的爱情	(214)

短 篇 小 说

选自《暗径集》

暗径	(281)
高加索	(287)
叙事诗	(293)
斯乔帕	(301)
穆莎	(307)
鲁霞	(315)
美人儿	(327)
傻丫头	(329)
安提戈涅	(331)
亨利	(342)

纳塔莉	(357)
橡树庄	(390)
马德里饭店	(395)
“萨拉托夫号”	(403)
大乌鸦	(409)
惩罚	(416)
净身周一	(426)
犹太地之春	(443)
投宿	(449)

中 篇 小 说

乡 村

—

克拉索夫兄弟的曾祖,在家奴中间绰号叫茨冈^①,是给杜尔诺沃老爷的猎狗咬死的。茨冈抢走他东家杜尔诺沃老爷的姘头,杜尔诺沃老爷先下令把茨冈拉到杜尔诺沃村外野地里一个土岗子上,自己又带去一群猎狗,然后大喝一声:“上!”在岗子上坐着发愣的茨冈撒腿就跑,而猎狗扑过来的时候是跑不得的。

克拉索夫兄弟的祖父赎身领到了解放证。他带着家眷搬到城里去住,不久就做了江洋大盗,远近闻名。他在黑镇上租了一间破屋,把老婆安顿在那儿织花边卖钱,自己跟一个叫白蹄子的小市民在本省到处抢劫教堂。他被捕的时候那种表现,后来有好长一阵子在全县传为美谈。据说他穿一件绒布对襟大袍、一双山羊皮皮靴,满不在乎的站在那儿,一脸无赖相,必恭必敬地招认他作下的数不清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案子,说:

“是这样,老爷。是这样,老爷。”

克拉索夫兄弟的父亲是个小贩,在本县跑单帮。有个时期

^① 即吉卜赛人。

他住在家乡杜尔诺沃村,开一爿小店,可是买卖亏了本,他酗起酒来,又回到城里,就死在那儿了。他的两个儿子,吉洪和库兹马,在几家小铺里当过伙计,也做过点小本生意。常见他俩赶一辆大车,正当中搁一口大箱子,边走边哭丧似的吆喝:

“大妈一大嫂们,来一货一啦!大妈一大嫂们,来一货一啦!”

箱子里装的是镜子、肥皂、指环、针线、头巾、面包圈儿。车板上呢,是用这些货换来的死猫、鸡蛋、粗麻布、破烂儿……

这么跑了几年之后,有一天哥儿俩几乎动了刀子,因此就散了伙。库兹马给牲口贩子当雇工去了,吉洪在沃尔戈尔车站(离杜尔诺沃村约五俄里^①)附近的公路旁租下一家小车马店,开了个小酒馆和小杂货铺,招牌上写着:“出售小百货茶叶白糖烟丝雪茄等”。

吉洪四十岁不到,他的大胡子却已开始挂霜,但他还像从前一样漂亮,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他总是板着肤色微黑的脸,脸上有些不起眼的麻斑,肩膀挺宽,人显得干瘦,说话盛气凌人毫不客气,动作很灵活。不过他比从前更爱皱眉头,目光也更尖利了。

深秋正是收税时节,乡下有做不完的买卖。这个时候,吉洪不知疲倦地跟在那帮区警察局局长屁股后面跑来跑去。他贪得无厌地向地主放青苗债,低价租用他们的土地……吉洪和一个哑巴厨娘同居了很久,心想:“她不会出去瞎说,这倒不错!”吉洪跟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有一天她睡着了以后竟把那孩子压死了。后来吉洪娶了老公爵小姐沙霍娃的中年侍女纳斯塔西娅为

^① 1 俄里约合 1.06 公里。

妻。他办完婚事,把陪嫁拿到手以后,就“收拾”了早已破落的杜尔诺沃家的后代——一个身体肥胖、性情温和的少爷,才二十五岁就谢了顶,却蓄着一大把漂亮的栗色胡子。吉洪把杜尔诺沃家的地产搞到手,真叫庄稼汉们佩服,因为这样一来,几乎整个杜尔诺沃庄园都成了克拉索夫家的了。

庄稼汉们佩服的还有吉洪的精力,说他怎么忙得过来啊!又要买,又要卖,几乎每天都在他的领地上转,像老鹰似的盯着他的每一寸土地……大家啧啧惊叹:

“好厉害!话说回来,当家的就得这样!”

吉洪本人也在他们面前现身说法,他常常以教训的口吻说:

“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你要是落到我手里呢,我就给你戴上笼头。不过我讲公道,我是俄罗斯人嘛,伙计。你的我不白要;我的呢,你瞧着吧,一个子儿也不给你!邀情买好的事没门儿,你瞧着吧,邀情买好的事我不干!”

吉洪的老婆纳斯塔西娅走起路来像鸭子一样脚尖朝里,摇摆摆摆。她不断地怀孕,每次生下的又都是死胎,所以她的脸焦黄,而且浮肿,头上披着稀疏的灰白头发。听了丈夫的这番议论,她哼哼唧唧地说:

“唉,我看你呀,也太实心眼儿了!为他这么个糊涂蛋操心干吗?你想教他机灵点儿,他可不当一回事。瞧他那个样儿,叉开两条腿,倒像埃米尔的布哈拉^①!”

这车马店的一侧向着公路,另一侧向着火车站和大粮仓。秋天,附近常听见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因为从山上山下来的一辆

① 纳斯塔西娅没有文化,误将布哈拉的埃米尔(首领)称作“埃米尔的布哈拉”。

辆运粮大车都在这里拐弯。小酒馆门上的铰链和小铺门上的铰链响个不停。在小酒馆里张罗的是纳斯塔西娅。小铺既黑又脏,满屋都是肥皂、青鱼、马合烟^①、薄荷饼干、煤油的气味。小酒馆里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谈话:

“嘿,彼得罗夫娜^②!你的伏特加酒可真够劲儿!直往脑门上冲,他妈的。”

“你的嘴真甜,亲爱的!”

“里头是不是搁了鼻烟啦?”

“原来你是个大傻瓜!”

小铺里的人就更多了。

“伊利奇!来一磅^③火腿行不行?”

“今年我这儿的火腿,感谢上帝,可有的是,有的是啊!”

“怎么卖?”

“便宜!”

“掌柜的,有好煤焦油吗?”

“我这煤焦油,亲爱的,连你爷爷办喜事的时候也没见过!”

“怎么卖?”

生儿育女没有指望,酒馆给查封,都是吉洪生活中的大事。他断定自己当不成父亲之后,明显地苍老了。起先他还跟熟人开玩笑说:

“不行,我一定要达到目的。一个人没有儿女就不算人,倒像漏种的地……”

① 马合烟是俄国的一种劣等烟草。

② 彼得罗夫娜是纳斯塔西娅的父名,俄罗斯人称呼别人的大名和父名有尊敬之意,也可仅称父名。吉洪和库兹马兄弟俩的父名则都是伊利奇。

③ 1 俄磅约合 0.41 公斤。

随后他竟至心惊胆战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女人睡觉压死了孩子，第二个女人尽生死胎！纳斯塔西娅最后一次怀孕的那段时间特别难熬。吉洪愁眉不展，动不动就发火。纳斯塔西娅常常背着人祷告，哭泣。夜里，她以为丈夫睡着了，就借着长明灯的灯光悄悄爬下床，吃力地跪下，口中念念有词地趴在地上，然后抬起头忧愁地望着圣像，最后像老年人一样费力地站起身来，怪可怜的。吉洪甚至没有勇气对自己承认，他从小就不喜欢长明灯，不喜欢这不可靠的教会之光。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十一月的夜晚，在黑镇上一间歪歪倒倒的小破屋里也点着一盏长明灯，气氛是那么安宁而又充满淡淡的哀伤。吊着长明灯的铁链投下几道黑影，屋里是死一般的沉寂，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双目紧闭，尖尖的鼻子朝上，两支蜡黄的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在父亲身边那扇挂着一块破红布的小窗户外面，人们唱着使人心酸的歌，哭喊着，拉着不入调的手风琴，伴送应征入伍的人走过去……如今长明灯是经常点着的了。

从弗拉基米尔省来了几个小贩，在车马店喂马。于是吉洪家里出现了一本《新占卜巫术大全：预测吉凶，附最简易之纸牌、大豆、咖啡占卜法》。晚间，纳斯塔西娅戴上眼镜，用蜡搓一个小球往乱坛上扔。吉洪不时地瞥她一眼。答案要么不堪入耳，要么凶多吉少，要么荒诞无稽。

纳斯塔西娅问：“我的丈夫爱我吗？”

乱坛回答：“像狗爱棍子一样。”

“我会有几个孩子？”

“命运注定你死，莠草当除。”

这时候吉洪说：“让我来……”

他卜的是：“我要不要跟那个人打官司？”

得到的也是一句莫名其妙的回答：“数数嘴里的牙齿吧。”

有一天，吉洪偶然向空空的厨房里张望了一下，看见他老婆在厨娘的宝宝的摇篮旁边，一只小麻鸡在窗台上踱来踱去，不时地尖叫几声，用嘴啄食玻璃窗上的苍蝇。他老婆坐在铺板上摇着摇篮，用颤抖的声音凄切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摇篮曲：

我的宝宝睡在哪儿？
他的小床放在哪儿？
他在高高的木楼里，
躺在那小花摇篮里。
谁也别来打搅我们，
谁也别敲这屋的门！
宝宝睡了，他睡着了，
遮光的帐子放下了，
花花绿绿的塔夫绸……

此刻吉洪的脸色变得多厉害啊！纳斯塔西娅看了他一眼，并不觉得难为情，也不胆怯，只是哭出声来，抽抽搭搭地轻声说：

“看在上帝分上，你领我去参拜参拜圣徒吧……”

于是吉洪带她上扎顿斯克去了。可是在路上他想，上帝反正是该惩罚他，因为他总是忙忙碌碌，只有复活节才进教堂门。再说，他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一些亵渎的念头，例如他总拿自己跟圣徒的父母比，圣徒的父母也是很长时间不生育的。这样想实在不聪明，但是他早就发觉，他身上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愚蠢。临走他收到一封来自圣山^①的信，信上说：“最最虔诚的施主吉

^① 圣山在希腊北部，为希腊东正教教会所在地。

洪·伊利奇！愿上帝赐予您平安和幸福，愿万人称颂的圣母保佑您免遭她在尘世圣山所受的苦难！我有幸获悉您乐善好施，得知您慷慨资助兴修圣殿僧房。寒舍年久失修，今已不蔽风雨……”于是吉洪寄去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作为修缮此屋的费用。他曾经天真地相信他的名声真的传到了圣山，而且以此自豪。虽然这种时候早已过去，再说圣山的破房子也太多，他还是寄了钱去，但是也没有用。纳斯塔西娅这回分娩简直像遭了一场大难。在生下这最后一个死胎之前，她刚睡着，突然全身发抖，呻吟尖叫起来……她说她在梦中突然感到一阵狂喜，夹杂着不可名状的恐惧，因为她一会儿看见天后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袍在田野上朝她走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和谐的歌声，越来越响亮；一会儿又看见一个小鬼从床底下跳出来（在黑暗中肉眼看不见，而心灵的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这小鬼捧着一只口琴使劲吹，声音洪亮雄壮，但是不成腔调。纳斯塔西娅想，如果不是睡在这闷热的屋子里和羽毛垫上，而是睡在露天，在粮囤棚子底下，那就舒服了。可是她害怕：

“狗会过来嗅我的头……”

绝了生儿育女的指望之后，吉洪常常想：“我他妈的到底为谁受这份罪啊？”酒类专卖权简直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他的两只手哆嗦起来，眉毛痛苦地拧成一个疙瘩，要不就向上扬，嘴角耷拉着，尤其是在他说“你瞧着吧”这句口头禅的时候。他还像从前一样把自己打扮得挺年轻，脚下是一双讲究的小牛皮皮鞋，上身穿一件绣花斜领衬衫，外面还罩一件双排扣的西服上衣，只是大胡子一天比一天白，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乱……

这年夏天炎热干旱，好像老天爷故意跟人作对似的。黑麦全完了。向买主发牢骚成了他的一大快事。

吉洪谈到他的烧酒买卖，常常高高兴兴一字一板地说：

“不干了，不干了！怎么干？专卖权摆在那儿嘛！财政部部长自己想做买卖啦！”

纳斯塔西娅哼哼唧唧地说：

“唉，我看你呀，说话没边儿！人家会把你流放得远远的，连尸骨都收不回来！”

“你们吓唬不了我，先生们！”吉洪把眉毛一扬，打断了他老婆的话。“哼！要把人的嘴都堵住可办不到！”

后来他更加尖刻地一字一板地对买主说：

“黑麦会叫人称心！你瞧着吧，会叫所有的人称心！就是夜里也看得出来。你到门口去望一望月亮底下的庄稼地，亮得跟秃头似的！去看看吧，亮着呢！”

那年圣彼得节^①期间，吉洪在城里的集市上过了四天四夜，情绪更加恶劣，因为心事重，天气热，睡不着觉。他一向很爱赶集。黄昏的时候，给几辆大车都涂上润滑油，装满干草，把枕头和厚呢袍搁在他和老雇工要坐的那辆车上。他们深夜出发，嘎吱嘎吱一直走到天亮。开始两人乐乐和和地聊天，抽烟，扯些古时候流传下来的吓人的故事，都是讲买卖人在路上或者过夜的地方给人杀了的故事。随后吉洪躺下睡觉，在梦中恍惚听见迎面传来人声，大车摇摇晃晃的似乎一个劲儿往坡下走，脸颊在枕头上蹭来蹭去，帽子从头上滑下来，夜间的新鲜空气使头脑发凉，让人觉得舒服极了！他一觉醒来，太阳还没有升起，是个玫瑰色的露水遍地的早晨，四周长着绿油油的庄稼，远远地可以望

① 旧俄历六月二十九日，公历加十三天，为圣彼得节，俄罗斯人开始采蘑菇和马林果。

见浅蓝色洼地上那座悦目的白色城市以及城里一座座教堂的光辉,他大大地打一个哈欠,向着从远处传来的钟声在胸前画一个十字,从瞌睡的老雇工手里接过缰绳(清晨的寒气冻得老雇工像孩子一样没有力气,在曙光中他脸色煞白),这一切又是多么美妙啊……如今吉洪派庄头跟大车,自己一个人乘双轮跑车去赶集。夜是晴朗的,温馨的,但是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觉得疲乏。集市、城门口的监狱和医院的灯光,在十俄里以外的草原上就看得见,然而似乎永远走不到前方灯火朦胧处。木器广场上的那家车马店闷热不堪,跳蚤咬死人,大门口总是有人说话,一辆辆大车轰隆轰隆滚进石板铺砌的院子里来,公鸡大清早就打鸣儿,鸽子咕咕唧唧,敞开的窗户外面天空渐渐发白,他一直没合眼。第二天他跑到停在集市的大车上去过夜,也没有睡好,因为马不时地嘶叫,货棚里亮着灯,周围有人走动说话。天亮的时候,他正困得睁不开眼,监狱和医院又打钟了,一只母牛就在他头上吓人地狂吼了一声……

“活受罪!”这些天来他日日夜夜总这样想。

集市设在牧场上,有整整一俄里长。这儿像往常一样喧闹杂乱,人喊马嘶,孩子们吹着口笛儿,旋转木马游艺场上奏着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从早到晚,一群群村夫村妇叽叽喳喳的在大车和货棚之间,马牛之间,临时戏台和冒着呛人的油烟的小吃摊之间形成的尘土飞扬、畜粪遍地的窄巷里挤过来挤过去。像往常一样,许许多多投机贩子在这儿发狂似的吵吵嚷嚷,讨价还价。瞎子、乞丐、残废人,有的拄拐杖,有的坐小车,成群结队唱着怪难听的歌走过,没完没了。县警察局局长的三驾马车晃着叮叮当当的小铃儿在人群中间缓缓行进,他的车夫穿一件绒布坎肩,戴一顶插着孔雀翎的帽子……吉洪的买主很多,有脸色红

里透青的茨冈人，穿帆布大袍和歪歪斜斜的长筒靴的红头发波兰犹太人，穿紧腰长外衣、戴有檐儿便帽、脸晒得黑黑的小地主。上他这儿来的还有漂亮的骠骑兵巴赫京公爵和他的穿英国式服装的太太，年老体衰的塞瓦斯托波尔英雄^①赫沃斯托夫。这位赫沃斯托夫身材高大，瘦骨嶙峋。他那布满皱纹的黑脸膛线条粗得出奇，军服挺长，裤子耷拉着，长筒靴是方头的，大盖帽上有一道黄圈，染得毫无光泽的褐色头发从帽子底下探出两只鬓角来……巴赫京看马的时候向后仰着身子，抿着留八字胡的嘴矜持地微笑，同时抖着穿樱桃色马裤的腿。赫沃斯托夫则先蹭到马跟前，那马用一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视着他。他呢，像要跌倒似的站住，然后举起手杖，用喑哑的声音令人莫测地问上百次：

“多少钱？”

无论谁来问价，吉洪都必须回答。他回答得十分勉强，咬紧了牙关，好不容易喊出一个价来，人们还是空着手走了。

他晒得很黑，面容憔悴，一身尘土，瘫软无力，苦闷到了极点。他犯了胃病，闹到胃痉挛的程度，只好上医院去。在医院里他等了两个小时左右，坐在回声很大的走廊里，闻着讨厌的石碳酸气味，觉得自己不是受人尊敬的吉洪·伊利奇了，而仿佛是在主人或者上司家的门厅里待命。一位活像个助祭的医生，红红的脸膛，淡色眼睛，穿一件有铜臭气的窄小的黑礼服，呼哧呼哧喘着气，把一只冰凉的耳朵贴在他的胸前。这时候吉洪连忙说他“肚子差不多好了”，只因为不放心才没有拒绝服用蓖麻油。回到集市以后，他喝下一杯放了胡椒和盐的伏特加酒，继续吃他的灌肠和二道面粉做的白面包，继续喝茶，喝生水，喝酸菜汤，但

① 指俄国克里木战争时期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854—1855)的参加者。